

沙湖秋晨

□熊启文

一排垂柳站在道旁,亭亭而立,来不及束起长发,便散披着柳发,袅袅地向我道早安,我无法听懂,那是树独有的言辞和造句。

儿时,我喜欢折下柔韧的柳枝,弯成圈,编成帽,戴在头上,四处招摇。如今秋风乍起,柳树微微扭动腰肢,应和着树下传来的八段锦乐声,随晨练者的动作缓缓起舞。每一根柳枝的摇动,都像在空气中撒了一波氧气,让人沉醉。这沙湖公园,被同事们唤作单位的“后花园”,常见的晨时即景。

身在江城,自然熟知沙湖——这个仅次于东湖的“城中湖”。此刻刚过七点半,秋光在城市上空盘旋看看时间还早,我便信步向湖边走去。早起的秋日被薄云遮掩,敛去了正午时分的刺眼。几条彩带龙翻舞着,让我远远望见公园,望见公园南门外热闹的晨练图景。身后有掩映的“沙湖公园”碑题,还有作为2025年世界园艺大会主会场而打造的科教营地,主打自然科普与生态艺术,有楚樱花轴、假日花市、湿地花园、海棠花溪、浪漫花毯、绿色驿站、绿色共享空间、智慧养护示范区。

横穿沙湖环路,自南门入园。宽大的水韵广场上,人群被自行分割成几大板块。四排拿着红色绸扇的女子和着音乐翩翩起舞,那是一种健身操,整齐划一的队伍,动作规范有序。“一送里格红军,介介个下了山,秋雨里格绵绵,介介个秋风寒。”这是她们喜欢的老歌。另一边有几个人在切磋新疆舞,《可托海上的牧羊人》响起时,因为刚学,动作老记不住,自己把自己给乐翻了。旁边有人边笑边用手机拍摄,应该是在玩抖音拍视频。还有学跳交谊舞的,推着婴儿车纯粹遛弯的……这会联想到我的父母,他们生活在乡下,曾来城里住了些时日,帮着晨送晚接幼稚孙辈。我没有时间陪他们散步,没想过他们遇见陌生城市的晨练人群,会是什么心境。

时而有徒步者从旁经过,我不自觉被牵引着,加入徒步者的行列,或急或缓。身旁不时有晨跑者汗湿着奔走,也有自控着电动轮椅的老人缓缓驶过……迎面,碰到同事肖君,他快步快走,已在公园完成健步一小时。他挑起透湿的汗衫,准备回单位上班,再准时办公。他告诉我,晨练有诸多好处,起码能加速新陈代谢填充正能量,平静心境提升精神面貌。他又说,以前的沙湖是个臭水湖,近些年才明显改观,种植垂柳、水杉、香樟、乌桕等百余种乔灌木,恢复沿湖地带大片芦苇、菖蒲和睡莲等水生植物,已被誉为“城中绿宝石”,有这好的后花园,得用好福利,享受起晨练来……我浅笑着,目送他背影走远,转身向园中信步前行。

空气清凉,如牛乳般新鲜,我忍不住深吸了几口。风送来缕缕荷香,循香望去,原来滨水广场环绕着一池月光荷塘。池中以“子莲”为主,三色荷花在晨光中悄然绽放,颜红粉白皆皎洁,带着夜露的甘露,忙乱了辛勤的蜜蜂。饱满的莲蓬高举着,搅扰了悠闲的蜻蜓。早有摄影人支棱着三脚架,用广角镜头守望着这一池美景。早起的人儿有收获。我想他定守得“早有蜻蜓立上头”“蜻蜓特立荷花枝”等诗境成真。一身瑜伽装的女子靠近池边,惊起蜻蜓浮动。她头发披散,轻戴耳机端着手机,把荷花瞧了又瞧,调整角度,收纳几张满意之作。

对这些公园过客,我并不多作打量,但会在交错时多看两眼。晨光朗朗,有位着公务正装的男子背倚栏杆,手握一本《梦之蓝》,迎着渐起的朝阳吞吐书香。

圆形滨水广场上,一队女子在练习T台舞步,举手投足间,一颦一笑,尽显优雅风韵。不远处,一对银发夫妻沉浸在戏曲世界里——女的手持话筒吟唱,男的抚琴伴奏,那苍凉唱腔惊醒不远处大虹里的睡莲。它们尽管平躺水面,却不得不睁开眼,伸伸茎叶的懒腰,摆出洗耳恭听的姿态。临水的独亭内,一袭黑衣的长者正随乐打着太极拳,拳势飘逸流转,恰应了“年既老而不衰”的古意。忽然,一阵不成调的萨克斯声传来,让人恨不得捂上耳朵,更是惊飞了树上才梦醒的宿鸟。

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宿鸟们纷纷落进偌大的草坪上,在草丛中寻觅可口的早餐。偶尔,它们歪过头斜看着给花树浇水的园林工人,或是那蹲坐在草地上清除杂草的戴帽妇人。

一名穿着严实的工人手持割草机,正为长势茂盛的草地理出“寸头”。一旁的人行道上,物业人员也在忙碌,清扫落叶和垃圾,那细致的姿态,犹如起床时,拿鸡毛掸拂拭床铺上的痕迹。

林荫道上,时而有执拗的巡逻车驶过。我向园子更深处走去……穿过柳林,走上双孔桥,湖岸已在眼前。这儿是沙湖湿地,三五个垂钓者,间杂在花大叶茂的美人蕉丛间,头戴遮阳帽,手握长竿,让钓线与水面对话,静待渔梦惊醒。湖边有大片大片的应时荷花,叶片拥挤叠加着,浓郁荷香扑面,不禁让人想起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旧句。

宽阔的湖面上波光粼粼,倒影摇曳,一片安逸。偶尔三五只白鹭点水而起,振翅腾飞,划出片片涟漪,这飞羽精灵,不免让人产生“飘飘何所似,天地一沙鸥”的惊叹。据观测记录,沙湖曾迎来小天鹅、鸳鸯、普通鳊,以及濒危物种青头潜鸭等过境候鸟,也常见白鹭、鹭鸶、池鹭、翠鸟等留鸟种群。造物非神奇,却最是“懂得”。历经生态整治,湖水干净无物,倒映着四周楼宇,波光蔚蓝深邃,以虚空致万有……桥是水的衣裳,裸露的水看久了,会让人不好意思,搭一个沙湖大桥,犹想琵琶半遮面,为湖景添了几分含蓄之美。初升的太阳朗照下,桥已被披上一袭橘黄色的纱。

路边一块宣传牌上,魏碑简书: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”缘岸西行,碧波如洗岸芷汀兰,芦苇丛生,鸟雀婉转,似在回应久远的美妙笛音。早在明代,沙湖又名“歌笛湖”,只因景秀境美,岸边芦苇可制成悦耳的芦笛,故此得名。望着这绿意浓浓的园地,很难想象这儿曾因城市的现代步伐和现代人的涂鸦,让生态蒙羞,湖水浑浊。经年前启动沙湖治理,四年整治蝶变,让沙湖重现久违的美丽风光。

秋风习习,芦苇花草起舞摇曳,游人在湖畔悠然漫步。更难想象,这里在明代因楚王朱桡钟爱,被划作“御花园”,专供贵族游赏。至民国时期,清末湖北官员任桐又“占此地一顷”,于沙湖之畔筑起私家园林。而今,沙湖已作为免费公园向公众开放,成为百姓休闲去处,享有鸥鹭、芦苇、芦笛那些古代贵族的休闲梦。湖面轻柔,有园林人驾着水草收割船,飘然作业。歌笛广场旁,鸡鸣浴池,有园林师傅精心修剪,为自然添一份人工的妙意。倏尔,一只白鹭飞落岸边,站进浅水,踱步觅食,动作优雅如舞者。随即又振翅飞起,用洁白的喙啄破天空——天空仿佛被它踏在脚下。它掠过水面,画出一个又一个圈圈,直至衔起一尾鱼儿。

盛世湖景,灿烂如织,晨光中的沙湖早早地捧出“富景”“富景”,生活,供晨练,晨悦抑或冥想。晨光树影斑斓,沐浴晨光,不晨晨时。一日之计在于晨。过公园出口,步履稳健走向工作岗位,心怀一片明朗与从容。

科举功名的叶生,叶生随恩师徒劳奔走,随恩师之子,用人家的银两为自己捐了级别,回家乡见妻室而醒来,回归棺木消失失联,其可悲可怜,达于极限。这里的无名氏嗜棋书生呢,不知已死,恋恋于棋,偏偏又是臭棋篓子,始终走在徒劳无功、嗜棋致命、观棋、下棋、输棋、惭愧,再观、再下、再输、再惭,走在“观下输惭”的闭环路径上,棋鬼的命运,则不是一个悲字了得,他是又悲哀,又无能,又愚蠢,又丢丑,又可笑,又糊涂,又单纯,又天真活泼的一个长不大的坏孩子啊。

我的大致估计是,此人自小受宠惯,任性,难以矫正。

这是到了蒲松龄才写出来的一个人物,一种可怜人生。他恋恋于棋,棋有趣味、张力、竞技性、公平性,它不仅具备概率论上的相对公正,而且有结构与程序,规则与判断上的绝对公正,它的公正超过了球赛,更超过了桥牌。

我始终以为,有所恋恋的人生才是人生,四大皆空的人生其实是用否定人生来逃避、抹杀、消灭、抽空人生。当然,有恋恋就有淡淡或厌倦,有期待就会有失落与沮丧,有欣喜就会有伤痛,然后就有了真正的人生,然后就要消化、要转化、要享受、要胜利地回应一切挑战与考验。人生奋斗,其乐无穷!人生能有几度搏?人生能下几盘好棋?

再回过头来说,沉迷陶醉嗜棋享受于下棋的过程,期待于出招对招化招布局斟酌掂量出手,有所谋划,有所新意,有所作为,有所刺激的热核出现,当然好。当然,谁赢了谁会自鸣得意,赢了才是精神享受,输了一回,也还不妨努力做到不无自信的虽败犹荣!

不要紧的,可怜的寒碜书生,你连续输棋,不算大耻,耻在你大经不住事,经不住输,镇不住小输带来的大崩溃,你的悲剧不在于耽于棋,而在于你输不起,输不起是一种有多少棋艺也发挥不好的死症。输得起、赢得起、输得起、赢得起,超得过,才是棋手素质,才是赢棋赢心赢人格人生。输一盘棋没啥,不输智慧,不输奋斗,不输人生!依你的专心与努力,在国际围棋棋坛上,你取得前二百五十名,相信是有希望的!

另一个问题是下棋下得倾家荡产,进而一命呜呼,这当然是无法接受和包容的,这牵扯到权力系统对于赌博的管理与社会风气的端正问题,下棋必然分输赢,输赢可以有一点赏罚,但不可泛滥与过度,少年儿童时代的下棋,更不可以向输赢赌博方向发展。提倡的应该是智力的训练和竞技当中的君子风度。

蒲松龄时代二百四十多年后,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出了《象棋的故事》,极具影响力,它是从象棋的智力游戏魅力与下棋智力的局限性、写到二战前纳粹势力对人类智慧与心灵的挑战与人类的精神危机。我来与蒲氏《棋鬼》对照读,应是很有意思的。

读者作业:请从“君子不器”的角度,谈谈《棋鬼》小说的思路。



□王蒙

有所恋恋的人生 才是人生

品《棋鬼》

无区别,一切的一切告吹完蛋。这又算什么逻辑了呢?

过了一天,马成醒来,梁公召他问及此事。马成说:“此书生湖襄人氏,酷爱下棋成癖,家产因下棋赔光,游戏染上了赌博胜负色彩,失去了游戏的天真烂漫超功利性质。父亲为他的嗜好败家忧闷上火,把他关到书房中,他能越墙跑掉,隐藏着无人找得到的地方,继续和棋友走棋。父亲责骂,却无法制止,父亲为此气怒伤心死去。阎王鉴于此人丧德,减少了他的阳寿,罚他入地狱。好家伙,反应过度乎,写作极限乎?七年过去了,赶上东岳凤楼建成,有司通知各个衙门,征求文人撰写碑铭为记。阴间也用笔杆子,阎王让书生从地狱狱中出来,前去奉命写作赎罪。不料想他途中拖延,没明说,应该是路上只顾观棋下棋了呗。这句话留给读者评点者去说了。违背了期限。东岳大帝向日官和阎王问责。阎王大怒,派我们严加搜捕。前天接到您的吩咐,没敢用绳索捆绑他。”梁公问:“今日他的状况怎么样?”马成说:“仍然被交付狱吏,永远没有再次生还的时日了。”梁公叹息道:“嗜好毁人,到了这般地步!”

分析一下马成角色,也有趣,至此为止,他是一个警察似人物,有了犯罪嫌疑,执行上级命令,凭借官方文书,予以拘留或逮捕交差。这里他对梁公讲得头头是道,俨然兼检察官兼法官兼司法管理人员,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万事万物万案的整体性、一统性与不可分割性。他的叙述当中包含了社会学道德学与嗜欲心理分析的严肃课题。对于一名警察来说,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了。

而搜捕执法时候,套勒脖颈,似乎不无野蛮作风的缺陷。同时,执法的强硬度,有可能影响力度与执法人的权威,这也是不能不正视的事实。你难以想象一个满面春风的警察完成某个严肃的搜捕任务。

史氏说:“观棋而忘记己身之已死;等他明白自身之死以后,又见棋而忘记了珍惜自己转生阳世机会,忘记了决不可误读的再生机会。这样说来,是不是说他嗜好的东西竟然比生命更重要呢?那嗜好达到了这种登峰造极的程度,却并没有学得一手高超的棋术,只能让九泉之下多出一个无缘再转生阳世的冤囊棋鬼。太可悲了啊!”

《聊斋》小说《叶生》中,写了一个忘记自己已死,糊里糊涂以鬼魂身份,仍然孜孜于

飞走的小衣服

□小谷

以前我也是扔衣服的。衣服穿旧了,不穿了,就扔了,或者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我年轻时别出心裁买装饰布找裁缝做的那件外套呢?没有留下照片,在文章里我如此形容:“衣料以棕色为主,镶嵌、穿插、夹杂着暗绿、棕红、浅黄、深黑的花朵、图案和条纹”,买回衣料时大家不以为然,说是窗帘布,做好穿上身还真是很惊艳呢。我自己设计样式的那件袍子呢?也是买的装饰布,浅红浅绿浅蓝浅黄的大牡丹花夹杂一些小花小叶,做成宽袍大袖的样式,跟时下流行的汉服有点像,但那是1995年啊。做好连我自己都吓住了,但我还是壮着胆子穿了出去,结果回头率200%,一人看了叫另一人来看。这些衣服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,照理我扔掉它们的时候心里应该会不舍吧,但居然一点都不记得。

我不舍得扔衣服,大概是从2012年开始的。

那年夏末清理衣服,把些旧的放到另一个衣柜里。有的衣服已经好多年了,每年还是挑着穿穿,确定不穿的几条裙子,我剪来缝了几个坐垫、靠垫的活套。一套白色细纹的衣裙是2002年在上海买的,2002年、2003年穿得多,之后就再没穿过。我看后背有点泛黄,想这么多年不穿,不要紧了,就装在袋子里带下楼去。把它放在灌木丛旁边的时候,我突然很不舍,仿佛是丢弃了2003年的自己。我至少该穿它一下子再扔掉吧?看看我还有多少旧日的样子可以还原。次日清早,我一醒就想到它,下楼去,衣服还在,我把它捡了回来。它在晚风中等了我一夜。

我把它洗了一水,穿上身。很好,走出去还有人说好。我干吗要扔掉它呢?说是十年前的衣服,其实只穿了两年,现在的衣服还难得找到这么端庄得体的。衣服难买,逛街的结果往往是觉得家里的旧衣服很贵。从那以后我就很少扔衣服了,看每件陪伴了自己好些年的衣服都舍不得,我穿它们走过了岁月,它们就是我家。

今年夏天,我想回乡把父母的房子修整一下。因种种原因,老屋已闲置九年,很是破败,入水闸锈蚀拧不开,没有一滴水,无法整理,更不能住人。前年请装修公司的人来看过,他们说第一步就是把房子清空,这笔“垃圾清运费”要一万多。可是屋里的东西是我父母一辈子的家当,他们一辈子也没攒到一万,我怎么能让花一万多把他们家当垃圾清走?所以今年请了一位朋友帮忙,找装修队,家具和一些旧物可以保留,但还是要清掉很多东西,不然无法腾挪施工。时间紧张,请来清理搬运的师傅们次日

一早就要到。半天时间,我把家里的东西过一遍,哪些扔哪些留,马上决定。次日早晨七点半,师傅们来了,他们是下苦力赶活的人,时间对他们来说是金钱。我以为清理搬运要花一整天时间,没想到他们两小时就干完了,包括最后的打扫。

这两个小时,我看见了我家几十年里囤积的大部分东西。我父母也是从不扔东西的人,不仅我出生以后的东西都在,他们年轻时的东西很多都还在。从前家里生炉子,每天都需要木柴引火,妈妈当上班的店里常有装货的木箱要处理,很便宜地买了,用三轮车运回家,在楼道里把它们劈成一块块的木板,码在预制板上,堆在屋子的角落,堵住了窗户的光线。就这么攒了几十年到后来也没用上,直到现在雇人来搬走。还有全家人几十年的旧衣服,全部没有扔,但也从来没拿出来看过,现在全都倒出来给我看了——军大衣、棉袄、罩衣、外套、衬衣、裤子、裙子……无一例外,它们全部看不得了,全都皱缩褪色成了可怕的颜色和状态,好像是扔进坟墓里发掘出来的东西。我向来泛滥的怀旧旧心理也挡不住这个感想,觉得它们该扔。它们实际上已经死亡了,这么多年埋藏在不见光的木箱里,木柜里、床底下的昏黑里,被尘埃覆盖,被霉菌侵蚀,被虫子啃啮,被老鼠踩踏,即使还保存在家里没扔,也早已没有了生命和意义。

自己小时候的衣服,我带着更多情感来触摸它们。我记得它们每一件,即使是我一两岁时穿的:紫色底白花的棉裤,内里是灰色小花底衬金黄色花;鲜蓝色底红色小花的棉裤,让我多年后看到相似的花布就怦然心动;那件“抱袍”,是用百衲衣的方法缝制的,许多不同花色的碎布剪成三角形,一小块一小块地拼接;还有我上小学时的两件衣服,既是夏天的衬衣,又是春秋的外套,又是冬天的棉袄罩衣,为了一衣多用且多穿几年,做得极大,我第一次穿它去上学羞得往同学背后躲。所有这些衣服都是妈妈手工给我做的,一针一线地缝,旧时光凝固在了这些衣服上。

我留下了几件,选了三件带回武汉,包括我唯一不记得的一件小开衫,看大小我穿它时只有一岁,米色,带几道细条纹,袖口下方的部分用的是同色而质地不同的布料。回到家把它们洗了,晾出去,没想到那件小衣服被风吹走,我下楼找了几次都找不到。

我怅然若失。它本来一直在那里,五十多年都在那里,我把它找出来并带回准备珍藏,它反而离我而去了。这仿佛是一个对留不住的旧衣服或旧时光的无奈隐喻。



绿水青山(中国画) 明娟作

一个陌生电话

□杨聪

晚饭后,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,是年轻男子的声音。

他一开口就准确报出我的车牌号,然后说:“你的小汽车在官后小区堵住别人的车了。”我深感奇怪,解释道:“我的车没有停在官后小区呀,我也不知道官后小区在哪儿,起先一下班我就把车停在自己小区里了!”

男子似乎也愣了一下,便挂了电话。才一分钟左右,他又打过来:“不是官后小区,是城东小区。”我不急不躁地说:“也不是呀,我的车停在康乐苑呢!”心里暗想,这是骗子的新花样吧?

男子又挂了电话,片刻后再次打来:“刚才我没问清楚,是康乐苑,但不是堵车,而是这位先生说下雨了你的车车窗没关上,告诉你一下。”

我又暗想,不可能吧,离开车时我明明已经按了车钥匙,车窗应该全关闭了嘛!虽然我心里有诸多疑问,可也没发现男子还有什么后续“骗人”迹象,在他挂电话前,我问他是什么部门的,他说是“移车平台”。对此我还真孤陋寡闻,毕竟是刚拿了驾照买了车的新手,连忙上百度一搜索,原来是公安机关和电信部门合作的一个便民措施。

我立刻下楼察看,果真发现副驾驶室的窗户整扇敞开着,里面都有些湿了,好在雨还小。我想起来了,下班时还没有雨,我按下了前面两个车窗,到家停好车后只关了驾驶室的窗户,把副驾驶室的窗给忘了,离开时又只快

速地按了两下车钥匙,因为没有长按,右边没关的仍然没关。

这时,一位牵着小孩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,原来就是他打的“移车电话”。他是带孩子到这小区走亲戚的,刚才在车旁的绿化带玩,无意间看到那扇车窗没关。

如果没有这位先生的“移车电话”,当晚整夜的大雨足以让我的车内成为水缸。非常感谢他!

当我把这事分享到朋友圈时,很多朋友都为这位好心先生点赞。同学阿燕说,有一次夜里车灯忘记关了,也是一位好心人通过这样的方式通知她,让她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。

不过,也有朋友说,“移车平台”的那位接听员其实可以一次性地把情况问清楚,把话说明白,这样就不会让人狐疑,叫人一惊一乍以为碰见了骗子。而妹妹则留言说:“哥哥还算有耐心,连续接了三次,要是我们早就挂电话不理了。”我回复道:“正因有耐心,好好地对人,结果还真自己受益了。”

要是早些年一旦疑心是骗子,我肯定也沉不住气,会像妹妹那样做,而且还可能带着情绪、言辞正严地训斥一顿。如今,岁月的磨砺让我明白了凡事都应该好好说话,心平气和地就事论事,这样既不会因误会而伤害到善意的人,就算碰见真骗子,也可避免让他们恼羞成怒,以至很可能变本加厉地干出“更恶”的事情来。